

专家学者热议韩东诗歌创作——

写给人世间的诗篇

□李晓明

他回到了基本的人性和七情六欲，这是巨大的扭转，接着他让语言进入了诗歌，语言的方式其实就是思考的方式，他的“诗到语言为止”，回到了一个诗人的常识。对有的人来说，他们抵达诗歌的方式是诗歌修养和阅读经验，但韩东的诗是基于他自己的亲历性表达出来的，里面有犹豫不决，有自我怀疑，有不确定性和笨拙的东西，这里有作者对世界的态度，对文学持有的敬畏和谦卑之心。

张在健表示，《奇迹》的出版不仅是基于韩东本身具有的文学和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，更是将韩东的作品纳入凤凰诗歌出版中心的整体架构中加以考虑。这个架构就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诗潮诗人进行一次重新梳理，以今天的视角来检视新诗潮的成果，通过入选诗人及其作品，整体勾画当代诗歌发展的脉络和版图。

于细微省察和冷峻表达中体现生之尊严与重量——这个印在诗集腰封上的句子道出了《奇迹》的风格之一种。何向阳认为，《奇迹》中有几个关键字——“看”，“看”的意象如此之多，如此动人，它是一种强调，对真实的追寻与肯定。韩东的诗中有一种难得的绘画感和叙事性。众生在观看中得以复活，当读者在“看”在“看”，那便是一种爱的行为，诗便成了爱的产物，而且这种“看”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，这在诗歌中是非常珍贵的。

“看”来自观察者，也来自在场者。韩东总保持着思想家的“看”，一种绝对的冷静，绝对的观察者的身份。

“韩东的诗歌创作不是表演，更不是歌唱”，朱燕玲说，他的个人化也并不表现为宣泄，诗人酷爱细小的切口，重视个人经验。没有浮华的辞藻，没有浓烈的情绪，表面的冷峻深处是对所有生命的敬重，也温情，也沉重。这种人生的痛感是远离浪漫主义的，是形而上的，是哲学的。从《有关大雁塔》开始，韩东不仅以主张，更以诗歌实践拒绝装饰，拒绝自我感动和伪装。读韩东的诗，随时能感受到他对于语言的控制力和文字的纯粹干净。

同世界和解，在“诗与真”之间实现统一

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，韩东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，即以富有先锋性的诗歌写作和“诗到语言为止”的观念引起关注。而在近年的写作中，读者不难发现，虽然他的创作一直充盈着先锋精神，但还是可以看到诗人与世界和解的一面，亲朋挚友，时光的某个瞬间，甚至是一个触动人心的场景，都成为其诗歌中无法被忽略的吉光片羽。

张清华认为，作为从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重要诗人，韩东是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诗人，在这种方法论背后，可能隐藏着存在主义哲学。韩东是反隐喻写作的代表，重要的是他提供了当代诗歌中诗学的范例，即在“诗与真”之间实现了统一。读者读韩东的诗，不仅接受了一篇篇文本意义上的诗歌，还深受他生命观和认知方法的影响。

小海认为，韩东让诗歌回到了生活。他把诗歌拉回生活，不再俯视生活。诗人是人群中的一员，

他回到了基本的人性和七情六欲，这是巨大的扭转，接着他让语言进入了诗歌，语言的方式其实就是思考的方式，他的“诗到语言为止”，回到了一个诗人的常识。对有的人来说，他们抵达诗歌的方式是诗歌修养和阅读经验，但韩东的诗是基于他自己的亲历性表达出来的，里面有犹豫不决，有自我怀疑，有不确定性和笨拙的东西，这里有作者对世界的态度，对文学持有的敬畏和谦卑之心。

林舟说，自己对《奇迹》中以动物和悼念为主题的诗格外感兴趣，在这两个单元里诗人书写的主要主题是对生命的悲悯。诗歌的叙事性在韩东的诗歌里有非常明显的体现，但就叙事而言，他的诗歌好像一个闭环，可以说是因事而起、沿事而发，最后无事而终，读者在诗歌中体会到的不是事，而是情绪、情感，这也是他的诗歌可以反复阅读的原因之所在。

孙基林从语言、生命、关系三个关键词出发谈到，韩东的写作有海的开阔，山的高度。读《奇迹》，自己更在意的是从“诗到语言为止”及至“语言到诗为止”，很多人对“诗到语言为止”存在误解，不是所有语言都可以成为诗，“诗到语言为止”本身就含有诗的意味，无论走到何处都不能走到诗外。韩东的诗歌中对生命和存在的阐释充满哲学意义，说到诗处理的都是各种关系。

在何平看来，韩东的诗歌起点和入口比较低，但最后一刻往往具有特别的力量。他的诗歌是有内在张力的，内在复杂性的，诗作《奇迹》中有一句诗其实可以代表他个人的诗歌生态和精神世界，“而条确有面条的味道，人也有了人的样子，每颗动物的心都因它安住在温暖的身体里”。最后这几句同整首诗前面的诗意产生了强大的反转，从而构建了特别丰富和有力量量的东西。“韩东同样也会在诗中使用日常的词语，但他是回到个人词典中去使用这些词，在使用中他进行了个人的处理，所以他的诗歌是有个人的‘汉语词典’的。”

这也正如胡弦所提到的，韩东的诗很短小，语言干净又丰富，但总体看下来又很大，“以小见大”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到了中年的后期，还能



韩东诗歌新作集 于细微省察和冷峻表达中体现生之尊严与重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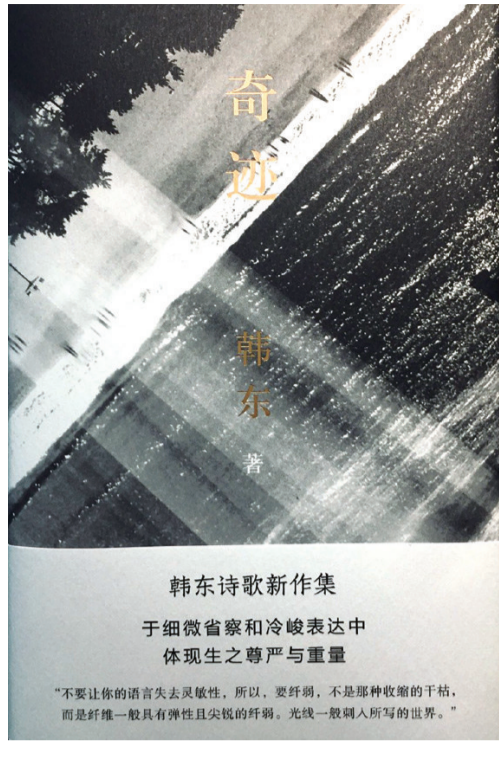
提供一些诗歌写作的秘密和困惑，还在进化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“讨论韩东的诗，若只看到《有关大雁塔》，就忽略了韩东的进化。现在看来，韩东这一代还在写，是值得研究的。”

何言宏在《奇迹》中看到了韩东观察主体的变化，这也意味着韩东个人精神轨迹的变化。“他今年刚好60岁，这一代人进入了秋天，秋天的苍茫也都表现在韩东的新诗里了。他的创作能体现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，可能有感悟，有哀痛，但是也能更宽广，更开阔了。”他还说道，谈韩东就不能不谈“他们”，“他们”是一个诗歌群体，但是当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文学流派，在这个意义上，韩东和这一群人确实对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“很多时候，诗人的气质比诗更重要”

参加研讨会的叶兆言、苏童、李小山、毛焰、黄小初被称为“韩东亲友团”，他们与之是多年故交益友，彼此间结下了特殊的情谊。1984年，韩东在南京筹办纯文学民刊《他们》，从创刊到终刊，《他们》断断续续地存在了近20年。当年，《他们》为一群极具才华的青年作家提供了舞台，苏童、马原、韩东、于坚、吕德安、小海、李冯、朱文等都在此列。“他们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，平时书信往来，但不常碰面，以南京为中心的骨干成员交流却非常频繁、密切，然后影响到西安、成都、上海、济南、北京，从而形成了清晰的诗歌地图。

叶兆言觉得，大家都要感谢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时代，他回忆到，那时自己和韩东的哥哥一起参与了民间刊物《人间》的活动，自己当时还从北京带回了好多刊物。“我和韩东有一个共同点，都特别热爱写作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做人不俗，这也是从事文学、从事艺术的人最重要的一



韩东诗歌新作集 于细微省察和冷峻表达中体现生之尊严与重量

“不要让你的语言失去敏感性，所以，要研明，不是那种耽溺的干涸，而是好懂一般具有弹性且尖锐的研明，光线一破照人所写的世界。”

韩东是对年轻人有影响的，年轻人如果向韩东学，我觉得更多还是要学他为人的那种不俗，很多时候，诗人的气质比诗更重要。

苏童与韩东相识于1984年，那时候他可以背出韩东的《有关大雁塔》《你见过大海》等许多诗歌。他认为在韩东的诗歌和小说中，修辞手段是被简化的，甚至有些是完全放弃的，面对表现对象时，韩东不依靠任何武器，而是体现为“尖锐的纤弱”。“韩东是干净的纯粹的，哪怕一张桌子，他都希望是干干净净的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一种象征，大家有喜欢他的也有不喜欢他的，但都认为韩东的写作非常干净。”

对韩东来说，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参加关于自己创作的研讨会，他说，我们这一代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，确实抵达了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的一个“高峰”，这里的主语不是我，而是我们这一代人。其中有两个因素，一是现代汉语的成熟，白话文到今天100多年，时间使得语言成熟，语言必须成熟才可能使得写作成熟。二是世界意识的确立，所谓世界意识就是“你在世界中，你已经在世界中”，世界意识不是地方意识，不是中心意识，也不是唯西方意识，而是自然而然地“在世界中”，你是整体的一部分，并不和整体发生冲突，就诗歌而言，这两点是一代人能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因。

毕飞宇在作总结发言时说，对韩东个人而言，这个研讨会也许没那么重要，但对江苏作协来说这个会很重。江苏是文学的沃土，也是诗歌的沃土。韩东的文本和他的诗歌精神、诗歌美学以及他作为诗人的个性气质，都非常独特。为了江苏文学的未来，尤其是江苏诗歌的未来，要研究好这些重要的诗人，充分探讨他们的价值和影响力。

今年3月，韩东推出了他最新的一部诗集《奇迹》，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诗集收录了诗人近几年创作的125首新作，满纸都是对生命、世界与万物的感念，平静的语言下蕴藏着深邃的情感，温暖而透彻。对韩东来说，从事文学创作40年来，他在把握复杂经验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先锋精神，以自己的实践拓宽了汉语写作的边界，其富有使命感的探索，在见于诗歌文本的同时也见诸小说、散文、杂论、剧本，从《韩东的诗》到《奇迹》，从《在码头》到《交叉跑动》，从《扎根》到《知青变形记》，从《爱与生》到《五万言》，其中可见一个作家的精神轨迹和求索历程。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，几十年里，他一直坚持走在人迹罕至的偏远之地，其创作从未止步，并愈趋丰富、恢弘，充满成熟与坚韧的力量。

10月21日，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及《青春》杂志协办的“韩东诗歌创作研讨会”在江苏南京举行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李敬泽出席并讲话。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，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汪兴国，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项晓宁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、副社长孙茜，作家、评论家何向阳、叶兆言、苏童、张清华、林舟、何平、何言宏、朱燕玲、孙基林、李小山、毛焰、黄小初、胡弦、小海、傅元峰、何同彬、于奎潮、李黎等与会研讨。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丁捷主持。

他的诗歌启示人们如何面对现代生活与现代经验

李敬泽说，作为韩东的同时代人，也作为同样的文学中人，我们大家共同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、进入新世纪，并在学生生涯的某些阶段受到彼此的启发和影响。除诗歌以外，韩东还从事小说创作，他不仅改变了小说的一些艺术观念，在提高对复杂经验的把握能力方面，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。李敬泽至今记得读到韩东的《同窗共读》等一系列短篇小说时的感受，他认为韩东改变的不仅是小说的艺术观念，还启发了人们对转型期复杂经验的整理与表达。韩东的创作体现了一种不竭的先锋精神，并提示人们去思考中国文学该如何面对现代经验，如何面对现代生活。这种探索是值得珍视的，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。李敬泽说，“一代人渐渐老去，韩东的创作有力地证明，在生命力的不同阶段都可以保持旺盛的创造力。我们需要韩东这样的艺术家，他总是走在人少的地方，而他的目光总能有力地启发我们。”

汪兴国说，上世纪80年代，第三代诗歌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，韩东作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，他的《有关大雁塔》《你见过大海》等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并进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之中。此后他不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，还推出了《爱与生》等长篇小说及众多中短篇小说，跨界担任电影编剧和导演。无论作为诗人、小说家，还是编剧，他的追求和实践都体现了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，通过对韩东多重身份的认识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先锋精神的文

天津诗歌有过荣光时刻。抗战期间，穆旦以人与诗对时代的双重切入，构筑的沉雄、峭拔的景观，成为诗坛翘楚；进入当代后，天津新诗依然不容小觑，鲁黎、阿垅、芦甸、闵人等组构成堪称壮观的抒情阵营；新时期之初，林希的爱情诗、白金的工业诗或别致或老到，令人耳目一新；而后伊蕾性爱书写支撑的躯体诗学，更引发了全国诗界的争论。但在个人化的20世纪90年代，随着诗歌的边缘化，天津诗坛也无奈地现出整体的黯淡，可喜的是在诗坛空前的阵痛和颓势中，伊蕾、惠儿、王晓满等女性诗人却相对平静超然，置身于消费性极强的文化氛围中，仍能拒绝其精神掠夺，坚持创作，终于迎来新世纪恢复元气的写作生态。在这近30年的诗歌流变观察中，我结识了张建明清新、朴素而又优美的诗篇，这里简单谈谈对建明诗歌的几点印象。

个性化题材的选择和超越性处理。建明的诗歌是从地域与乡土起家的，并且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。她很多诗歌从自然山川、历史文化和人文宗教三个维度，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形神兼备的“蓟州地理志”。关于这一点甚至不用细读文本，只要浏览一下诗的题目，如《东井城遗址》《独乐寺》《乡野公园》《路遇前甘润》《洵河岸》《连翘谷》等等，和书写邓各庄的《开满大叶蜀葵的夏季多么妖娆》《生活在邓各庄的我的爷爷们》《爷爷，奶奶说不完地不回家》等等，都是“蓟州味儿”十足。它们在语汇选择、语言形态、意象创造方面，都烙印着或浓或淡的蓟州痕迹。它们或者放眼风物民俗，或者凝眸山水地理，或者流连宗教场域，一首首诗歌的互相碰撞与连续，使蓟州的影像立体、质感还原在读者面前，它至少可以为诗歌提供某种民俗学的文化价值。建明诗歌没仅仅做“妙手丹青”，原生态恢复蓟州的地理自然与文化历史，而是在蓟州的眉目形体“绘形”之上，努力凸显蓟州的血肉、骨骼，触摸、揭示蓟州人的灵魂。即她总善于以“心灵总态度”，观察审美对象，使之带着抒情主体的情思色泽。如“想到长城做好汉的，大有人在/难逾越的，是心里那道城墙/远方不只在远处/近处的远方更远/遥看了一眼烽火台/这个年代，不需要用身体庇护一座城墙/勾有些我的/而壁山脊，一丛丛未见过的一座花/是我住了我的眼”（《车到长城，未果》）。在蓟州区北2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中，明代御镇黄崖关长城隐现其间。这首写长城的诗，通过主体个人的心灵抚摸，展开了超越了民俗历史的表象化画像，以长城为触媒，展开了有关生命、人心与远方等抽象精神命题的思考，指认长城完全能够攀登，心理中的障碍“长城”却无法逾越，远和近都是相对存在，无意中包含了深邃辩证的思想启示，“思”之品质在于无疑提升了诗歌的精神层次。

再有“在老家被玉米和小麦喂养的/公主的脾气，就像这个五月的洋槐花儿/淡却了颜色/你们不要难过，我掩起了我全部的刺”（《无法抵达的家书》）。“我的弟弟作为你的儿子/只有他才有资格埋葬你/妈妈，他把第一锹土撒在棺木上/扭头就走了。剩下的我们嚎啕大哭……妈妈，你过了六十二岁之

浪漫坚守中的精神超越

——张建明诗歌印象 □罗振亚

后/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寻找我们了”（《我们一直都在相互失去——致：母亲》）。本来和古典诗意密切相连、适合乡愁生长的空间，死亡、疯癫、哭泣和刺意象的运行，使诗歌显然不在雕塑乡土，而透过诸多的质感画面与细节，触摸到了乡土苦涩而悲凉的心灵内核。也就是说，心灵立场的介入，敦促诗人和表现对象之间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结构形态，使诗人既能以“兽”的姿态，匍匐在对象世界的地面，又能做超越地面的飞翔之“鹰”。以心灵的超越，把握世界的真相本质，地理志之功能明显，更指向着心灵的空间，切入于乡土之上人生命运的深层旋律。

建明诗歌具有很强的性别色彩，又充满性别之外的丰富内涵，而且形成了半透明的浪漫而现代的恰当抒情状态。女性离诗歌最近，体验的内视性、情感的易动性、语言的流利性；和女性先天的直觉细腻潜质、内倾情绪型的心理结构互动，注定女性在诗歌创作上有先天的自足性。张建明大量的情爱诗多为情绪推动的结果，像“一瞬间的念头占满一个人的心”《花朵盛开的场面有些错乱》《我将干净的目光交还给你》《野花花骨》，写它们时，诗人不一定有强烈而明确的性别意识，其性别色彩或许是女性属性自然流露的结果；可它们从感觉、心理、取象、用语乃至语法都是极其女性化的，它们均可从性别视角的视角去认识。值得圈点的是她在性别色彩出现的同时，又以具体操作淡化、超越了性别色彩，比如随着阅历增加，抒情视域不断扩大，像《纪念碑》《这一刻，请安静》《面对故乡 我长跪不起》，就都远逸出自我范阈，能够和“自己的屋子”外的自然、历史和更多的人之间进行精神对话，彰显着人世的趋向。建明诗歌思之品质的出现，增加了诗的澄明和穿透力。

尤其是建明的诗以直抒胸臆和意象寄托结合，创造了一种不过分晦涩也不过分外显、介乎隐藏与表现自己之间的抒情状态。德国学者顾彬说，每当我们对文明生活的复杂性感到厌倦的时候，就会向往一种更“接近自然”或“淳朴”的生活方式。的确，人在享受现代化的便捷和好处同时，也时常迷恋怀想桃花源式的乡村文明。出于对故乡之爱恋，建明的《第二首诗》《这是我自己的祖国》《打马归来》等，通过诸多地方性意象的选择和组合，梨出诗人和乡土间无法分割的精神联系；而《梨花雪》更抛除80年代女性诗歌惯用的白女式，注重技术性，以直抒胸臆、意象暗示交错，将女性妩媚而美好的青春心理戏剧演绎得温婉、和谐、形象而含蓄，绚烂又清新，分寸感恰到好处。“第一朵雪，最先抵达我的身体/上眉下眼，左心室/或者右心室/乳房大小，半开半掩/过程漫长，你要耐住性子/容我一点

马淑琴的新作《母亲是一条河》(团结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)是一部荡涤灵魂的诗集。在浮华时代读到这样悠远辽阔和闪烁着人性光芒的雅洁作品，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。

诗集共63首，分为“源头风景”“山峡畅想”“下游情歌”“母亲情思”“山河如梦”五部分。开启书页，映入眼帘的是一行行博大宏伟、情感充沛、自然清新的文字，细细品读，远古携着雄风向我们扑面而来，京西美丽的山水尽情放歌，印入脑海的是如梦如幻的场景和片断。每一行诗句、每一帧画面，都表达了诗人对永定河的文明探访，对故乡的真挚情感和对母亲的崇高敬意。

永定河在历史上流淌了300万年，流经门头沟百余公里，灿烂文化源远流长，刻录下说不尽的美丽传说，是门头沟地区文化的精髓和灵魂。马淑琴是一位在永定河边生长的永定河女儿，对故乡既往情深，对她而言，这是一条亲情之河、生命之河。诗歌以饱满的感情、高尚的情趣、纯粹而富有激情的笔触，结合历史文化的文明脉络和自身经历，用优美的篇章反映生活、抒发情感，为母亲河立传，既有个人和家庭微观生命感受，又有对历史和社会的宏大抒怀，广博高深，载入永定河史册。

母亲、母爱，是文学和艺术作品的重要题材和灵感源泉。诗作将个人经历与久远文化交织融合，将自然景物和历史人物放诸于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宏大历史背景中，从“源头风景”开篇第一首《一朵浪花的回眸》，我们就感受到了诗歌的气势磅礴：“我是你今生的一朵浪花/沿着你的印迹逆流而上/以300万年的回眸/追溯 超赶前世/河的儿子寻宗认祖……”再到“母亲情思”的“300万年的行程/到底有多远/680公里的距离究竟有多长/母亲的大河啊/奔腾入海的那条水流是你吗/273条支流的汇入/汇成母亲的气魄/使你的一生放弃了自我……”永定河/母亲河/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她爱着的天地、流程与地域、每一寸光阴、每一个生灵，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和气魄。作品以母亲河为背景，折射中华民族、中国社会发展轨迹，结构浑然一体，成就了母亲河非凡的世纪史诗。从文史结合上，填补了北京永定河文化的空白。母亲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、咏不尽的诗歌。马淑琴从小就养在母亲的故事里：“一乘花轿/沿着那条古道走了/一头毛驴儿/顺着那条古道来了/母亲的羊角/我生命中神秘的港湾/我是你女儿的女儿/芦苇般茂密的血管里/汨汨流淌你的血液/像你的名字一样鲜翠/续着血缘的记忆/永远不会枯干……”作者以赤诚之心，写出了真爱的博大和美好。这里的“母亲”是具体的，也是抽象的。代表着在家国苦难中，磨砺出神圣光辉的那一代优秀女性，她们勤劳、善良、谦让、大度、明理担当、胸襟博大，这种崇高品质和思想境界，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屹立不倒的坚韧精神的缩影。

品读“山峡畅想”“下游情歌”两部分的33首诗，顿感诗作雄浑大气、灵动跳跃，犹如色彩斑斓的画作，呈现自然之美。“是那条河的野马群/用三百万年的时光/奔腾 冲撞/杀出的一条水路/还是密不透风的大山/为一支生命的劲旅/故意隐身/让出一条神秘的沟谷/叙写大野洪荒的/山河共舞……”这是对永定河远古的追溯，穿越山川荒原，千回百转，最终汇聚成景象万千的母亲河。

马淑琴的诗因含蓄与灵空而耐人寻味。“母亲情思”和“山河如梦”的17首诗，犹如一幅幅历史画卷、一首首故乡赞歌、一片片儿女深情，用语言描摹，影像重现，寓意寄托，深层再现了永定河流域各种时代妙趣横生的景象。如《水性的父亲》《元宵节的月亮》《记忆长成了一河》《祈盼这个春天更像春天》等，这些诗情真挚，自然流畅，铿锵入韵，这也是马淑琴对诗歌神圣与美的坚守——“靠对母亲河真挚深厚的情感，靠沉潜的生命感受与新鲜感觉的相融去提升感性性与直觉，实现语言、意象与情感、精神内蕴的默契，实现灵魂对于一条河的诗意表达，也是诗意指写一条河的灵魂。”

事实上，有文学底蕴的作家很少是单一化写作。马淑琴多次参加国家和省市重大活动的采风创作，已著有诗集《放歌京西》《山月》《不朽的风景》《炊烟扶摇》《马淑琴诗选》和散文集《书琴散文》。透过《母亲是一条河》，我们可以触摸到诗人生命的温度，那既是源头风景的历史再现，又是故乡儿女的责任担当。马淑琴是倾心抒怀的诗人，写作也就成了她慰藉灵魂的最高奖赏。

《母亲是一条河》点睛而出，让我们对大爱无边的“母亲”有了更多深刻的理解和回味，进而探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薪尽火传、走向复兴的精神之根与活力之源。

一条荡涤灵魂的母亲河
——读马淑琴诗集《母亲是一条河》
□尹小华